忆我的网友陆谷孙先生

■顾 言

还是会常常想起陆谷孙先生。先生离世,转眼快三年了。

中学学英语,用过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新英汉词典》,愚拙而不用功的我,英语没学好,倒是记住了主编的大名:陆谷孙。先生是复旦大学英语系教授,不仅是词典编纂家,还是莎学学者,翻译家,在学界大名鼎鼎。按说,像我这个身处“象牙塔”外的晚辈,是不大有机会接触先生的。没想到后来拜“信息化”所赐,在互联网上和他有了些不深的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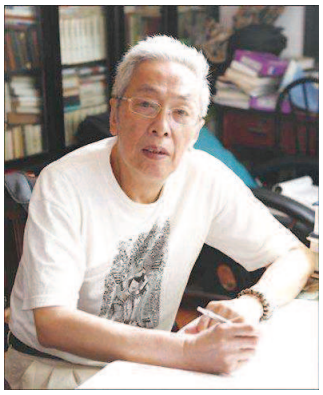
大约是十年前吧,什么机会忘了,登录上海译文出版社网站的论坛,见里面有个“英汉大词典”版块,就点开了。原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主编正是陆谷孙。开这个版块,是求一字之师,向读者征集使用中发现的问题,以期再版时精益求精。我猜想这是陆先生的意思,因为他自己就在论坛里守望,读者的意见都一一过目,还与读者有讨论,有交流。

论坛很热闹,里面多是陆先生的拥趸,有几个还是他的弟子。他们叫他“陆师”“老神仙”,我猜“老神仙”应该是他的性格。也有称“大师”的。现在想来,称“大师”是表示尊敬,没太多别的意思,但我那时候很有些轻狂,觉得这里既是谈词典,恭维称“大师”不好,陆先生也未必接受,就提出来,还一时使气,照别人指出的问题,说了诸如权威词典不该有那么多错误(其实只是白璧微瑕)的话。

这难免招致网友们几句厚道的辩解,但先生看了,认真地说,不要叫“大师”了,又说,人家花钱买你的书,就有权批评书里的错误,更何况是善意的。我一惊,心想这个反应和预料的不同,旷达洒脱,是真学者大导师的气度,这位陆先生何许人也!

《英汉大词典》收古代希腊人名不少,都解释为“希腊哲学家”“希腊政治家”等等,我提出“希腊”能否改为“古希腊”,先生欣然接受,说“古希腊”有特定的含义,的确以“古希腊”为妥。

先生为《牛津英语习语词典》写过序文,文中引用丘吉尔的演说词有一处小误,我就发短消息,给先生指出来,一面又不无顾虑,因为先生对我是礼让有加,而我却似乎在得寸进尺,挑错竟挑到《英汉大词典》以外,表现得很有些不知趣了。博闻强记的人,有时候会过于相信自己的记忆力,以致出错,本不足为怪的。没想到先生很快回信,说确实是记错了,并



陆谷孙先生

告诉我下午就联系出版社,以便再版时更正。

先生看我的发言,大概以为我是稍微了解一点《圣经》的。有一次可能是翻译什么书,问起我一个宗教仪式的提法。先生的谦卑,做学问的不苟,使我钦敬。

和网友聊天,不知怎么随口提起想学古希腊语,先生看到,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复旦某某同事懂古希腊语,和他熟,我要是不觉得冒昧的话,他可以搭桥。这件事让我汗颜,因为我说这话,即便不是附庸风雅,精巧地卖弄,也是不现实的——我根本没有再学一门语言的精力了。但先生的恳挚让我感动,把我的自负、莽撞、造作、不恭,化作惭愧,消灭在我的心里。

先生幽默。有一次他提出一个看来错误的英语表达,问是怎么回事,在我们莫名其妙的时候,他好像得了快乐,说这是《哈姆雷特》里的,在当时是正确的。这样板着脸发问,哈哈笑着解释,应该是先生“老神仙”的一面了。

先生重情,有时应网友问,会谈及他的恩师。谈得多的,好像一位是葛传槼,一位是徐燕谋。对前者,他多是佩服,而对后者,则更多的是同情了。他曾经动情地谈起徐燕谋先生的遭遇,直令听者唏嘘。

私聊时问过先生的读书情况,回答说渐感精力局促,比较费劲了,尤其是记忆力,已大不如前。因为心脏不好,晚饭后总要和夫人到街上散步,晴雨不辍。我便想象有机会去上海,晚间也能到街上走一走,或者会遇见这一对老人,我认识他,他却认不得我,这么对面走过,也是件有意思的事。

先生自称“教书匠”,却有“未敢忘忧国”的情怀,激扬于笔墨,写了不少杂文,编入《余墨集》《余墨二集》两书。他在论坛里赠送签了名的《余墨二集》,给网友作纪念,我也得了一本。

先生后来不大上论坛了,想是身体不支或另有贵干,也就没有多留意。而我也由于世事缠累,远离了论坛。三年前,因为一个似乎无关的因由,突然想知道先生的情况。是读《诗篇》第九十篇,里面有“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一句,想到当初论坛里先生的弟子提到他七十岁生日一事,现多年没有音讯,不知道怎么样了。百度上查了查,没有近年的消息,译文论坛的前几页也找不到关于先生的话题,于是想,既然没有消息,那先生就如旧,还在做他的“老神仙”吧。

但是一个月之后,猛然在网上看到先生作古的消息,竟是一思成谶了。

先生是3月3日生人,记得我在论坛上用“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话调侃他,先生还解释了一句,说他是阳历。八九年前的事了,想来就像在目前。

去年夏,我因事去上海,晚饭后在外滩、南京路闲逛,夹在熙熙攘攘的人海中,不知道和先生散步的情景相同否。我想,即使先生还在,置身这样的人流,迎面走来,我也会同先生失之交臂的吧。或者,依先生的超脱,能这么相忘于江湖,也并不坏。

从“阿尔法狗”看日本文化的东进西行

■刘 火

“阿尔法狗”是英文“AlphaGo”的汉语音译。“阿尔法狗”战胜中、日、韩围棋顶级国手的事已成旧闻。不过,此文的故事,从另一角度展开。笔者无意中得知,“AlphaGo”的“Go”是日语围棋的意思,便把中文的“围棋”放入在线的谷歌翻译,得日语“囲碁”,检其读音为“爱狗”,英文拼写为“Igo”。“Alpha”的词源为希腊语,意为“第一”,“go”是日语围棋的读音。在围棋还没有东渡到日本之前(大约7世纪)时,围棋只是中国的国粹。随着近代日本经济的崛起,仅就“囲碁”一词的西传,可看到日语对当代文明的影响。

从“浮世绘”到“俳句”里炼化的灵感

19世纪后期,“浮世绘”进入欧洲,一批试图改造欧洲古典绘画的艺术家如高更、塞尚、梵高、莫奈等,特别是梵高,学习借鉴浮世绘的构图、色彩、线条,进而大胆用于自己的绘画实践,从而改变了欧洲的艺术传统。德国科隆TASCHEN出版的英文原版Hiroshige(《广重传》),集中介绍的是歌川广重(先名为安藤广重)的《名所江户百景》。《名所江户百景》是广重晚年的精心之作,共120图,依春夏秋冬四部,描绘江户风景、风物和人情百态。《名所江户百景》的表现力和影响力,几达到浮世绘的巅峰。梵高的名画《开花的梅树》《雨中大桥》等都临摹自《名所江户百景》。

文学也类似。日本近世的文学得益于欧洲,是一事实。但当日本文学译介到欧洲时,也一样影响了欧洲的文学。美国出生成年后定居英国的埃兹拉·庞德有首诗《在地铁车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全诗只有两行: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人群中这张张脸庞难见的奇观

黑树枝上湿漉漉的一片片花瓣(罗若冰译)

据考,这首诗,最先是30行,半年后,诗人觉得太散,减为15行,还是觉得太散。一年后,得益于俳句的两行,于是改成了英语诗歌史上的著名诗篇。俳句的灵感来自唐诗的五言绝句,自不当言。叶渭渠的《日本文化史》认为俳句大约出现在安土桃山时代末期与江户前期(即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期),以“空寂”为特征,展示出日本诗歌的独有形式和美学成就。西方学者还认为,松尾芭蕉的俳句,不仅影响了庞德等“意象派”,还影响了金斯伯格等“垮掉派”。

由于日本语言文学艺术近世的输出,其文化的影响超过了比日本文化和日语更早熟的汉文化和汉语。新近,台湾东吴大学英文系主任曾泰元在《文汇报》上载文《英文里的“禅”》,对其《剑桥高阶学习词典》抽样,认为西方认识“禅”或“禅宗”不是从禅宗(中国化的佛教)的发源地中国和汉语输出的,而是以日语输出的。这本词典里的13个关于禅的英文词词源都出自日语,而且具有“系统性”。日语“禅Zen”进入英文是1727年,比汉语的“禅Chan”早了整整两个世纪。

日本文化“西征”提供的参照

与其说日语对英语的影响远胜于汉语对英语的影响,还不如说是日语对汉语的影响远大于对英语的影响。晚清的衰败和辛亥革命,都与日本相关。日本称雄亚洲是以打败清帝国开始并确立的,历史的吊诡在于,日本却为中国的改变与新生提供了两支极为重要的力量:一支是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一支是以陈独秀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干将。前者,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体;后者反礼教反旧文化、倡“德先生”“赛先生”,参与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纪元。这两支重要力量的背后,是日语对汉语的影响。

唐宋之前,以汉语为载体的儒家文明,对东亚(还有东南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汉字到器物、从儒学到佛教,从绘画到建筑、从服饰到茶艺等几乎无所不有无所不包。从今天看,汉文化东传日本影响最深广最久远的,除了佛教也许就是汉字了。从9世纪到11世纪,日文完成了平假名的改造与创制(日本学者不认为日文和汉文同文),至今常用汉字2000余个。19世纪,日语反馈汉语。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一书,共收古今外来词10000余条。如在“C”大条里,收外来词近200个,日语外来词有36个。像乘客、宠儿、抽象、出版、处女作、创作、刺激、催眠、错觉等这些我们今天耳熟能详并广为应用的词汇,词源竟然不是汉语词汇(至少不是现代汉语词汇)。除佛教之外,近古之前的外来词许多已死,日语外来词却生机如初。这些日语词汇,一为日语的原词,如“見習”(日语音为Mi-narai),一为转译英语意译后的日语,如“间接”(日语意译英文indirect)。这两类词汇,又以英语意译为最多。仅此一点,可看到日本近世与西方文明的接触、接受,在现代知识、现代文明方面,比中国早,还比中国活学活用。

从汉语词汇的发展史上来看,有两波外来词大潮:一波是中古(从公元一世纪到七世纪)的佛教词汇,再一波便是近现代(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的日语、英语(也包括法语、德语、俄语等)词汇。后一波外来词至今依然行进着,如计算机及现代科技方面的英语,如动漫及现代生活方式方面的日语等。保护民族语言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文化政策。但是,无论“他者”的改变,还是“自者”的更新,适应变化而不是一味复古,重向前而不是重回望,应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和正道。同属东亚的日本,从近世开始的一系列文化“西征”,为后来者提供了一种经验和参照。从中国的历史和当代看,也应如是观:中古时期(汉唐宋)中国文化和文明,通过陆路和海洋向朝鲜半岛与日本东进,以及随丝绸之路西传;今天则随着中国经济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不可逆,汉文化的传播、现代汉语为更多的人知道和使用,逐渐地开始成为一种现象。